# 【疯狂的村干部】【共十章】

第一章 风流怪迷上纯情女 献妙计只为爽骚屄

一条小河环绕着王户村，风调雨顺的岁月使村民们过着安逸的日子，青山绿水使村里的老者个个童颜鹤发，晚辈人人春情满怀。

近来人们发现，五十出头仍精力充沛、红光满面的村长王喜春很少去妇女主任吴玉花那儿了，而村西王有发家的门槛却几乎被他踢烂。他频繁地进出不为别事，只因有发的闺女王淑媛牵走了他的魂魄。十八 岁的淑媛，已从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出落成了如今村中惹人眼目的小美人，只见她生得：黑油油长发披肩，粉艳艳红晕映脸；水汪汪眼含秋波，红嘟嘟樱唇吐鲜；丰满满双乳翘春，细条条腰肢柔软；白皙皙臂膀圆润，玉亭亭美腿放电；纤细细小手乖巧，玲珑珑玉足妖娆；平坦坦肚腹滑嫩，园滚滚丰臀挺翘；娇嫩嫩玉户纯洁，紧揪揪菊花香艳；轻盈盈体透娇媚，倩影影夺魄消魂。

如此婀娜多姿的美女，早把好色如命的王喜春馋的是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他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淑媛，可人家情窦初开的少女如何看的上他这风流一世的老怪？但他色心不死，每日里搅尽脑汁地想着如何占有这美人儿……喜春的老婆翠姑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但却早早地失身与人，无奈匆匆嫁与了大她十几岁的王喜春。喜春在新婚之夜发现老婆的下身未落红，恼羞成怒之下暴打了翠姑，从此便四处采花风流起来。而翠姑因有把柄抓在他手里，所以不但任其在外寻花问柳，而且还助纣为虐，只为从男人那儿获得一份挨插的乐趣……

近几日翠姑见男人频频地往村西跑，知他迷上了有发家的黄花闺女王淑媛，便为他献计道：何不以村长之权解决淑媛大哥根宝的参军问题，由此再接近淑媛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此招果然灵验，根宝参军后，有发一家果然对他感恩戴德，奉为上宾。为此喜春对翠姑着实温存了几夜，把这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的妇人搞的是心花怒放，如醉如痴。

这晚喜春醉醺醺地从有发家回来，一路上淑媛的倩影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尤其是她脚上的白棉袜和黑色的偏带高跟布鞋是那么刺激他的眼球，酒桌上他几次三番动手挑逗她，可淑媛都象只机灵的小兔子般从他手边溜走，只留下那少女的芬芳让他回味。无奈他只好强压欲火，回家在翠姑身上再讨个主意。

翠姑这几日乐得可是屁颠屁颠的，自她出的主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老头子果然与她同欢共娱了几晚。这不，眼下她又洗净身子，收拾停当，专等着喜春回来与她共渡良宵。听到叫门声，她便急匆匆奔出给浑身酒气的男人开了门，亲热地扶他进到卧室。

喜春醉眼朦胧，看着眼前搔手弄姿的妇人，刚才被淑媛挑起的欲火此时更是快速地在升腾，他斜靠在床头上，脑子里是淑媛那双穿着白袜黑布鞋的双脚在眼前轻快地移动……他不由得伸手示意只穿件小白背心和碎花细布内裤的翠姑近前抬抬脚，翠姑晃动着成熟妇人那饱满的乳房，扭着肥硕的屁股到他跟前，献媚地说：「知道你在想啥，早就穿好了准备伺候你呢……」

翠姑和他在一起几十年了，当然知道老头子的这点嗜好，她抬着脚给喜春看看自己穿着的白袜黑布鞋，这才红晕满面，乖巧地蹲跪在床沿边，看到男人因欲火煎熬而把裤子顶起的部位，她兴奋地动手为男人解着裤带。

当她褪下男人的裤子时，那根早已憋涨的突头跳脑的硕大阴茎腾然挺立，硬撅撅地支棱在一片黑草之中。看着这妙物，翠姑急切地脱去自己的背心，用手搓弄一番两只紫葡萄般挺起在两圈褐色乳晕之中的乳头，然后托起两只肥大的乳房伏上身来，她用两只乳房形成的深深乳沟夹住那根仍在不停搏动伸长变粗的大阴茎，身子上下活动着揉搓起来，男人的肉棒在妇人用双手夹紧的乳缝中如乌龟头一般缩进钻出。

不一会儿，那紫红的龟头马眼里就挤出了些许清亮的精水，妇人见状，往下滑着身子，低头将嘴凑近了阴茎。她微启红唇触吻着龟头，并伸出舌尖舔着上面流下的液体。「嗯……你可真会挑逗，好一个骚婆娘……舔的我好舒服……」翠姑见男人舒服的哼哼起来，大受鼓舞，她一边用舌头和双唇继续舔弄着龟头，一边也忙里偷闲地淫声浪语起来：「唔……真美，这大鸡巴……唔……吃起来好过瘾……我要……」她张大湿润的红唇，将嘴边那一握粗的阴茎整根吞入口腔，既而来回吞吐、吮吸不断，两手在下面不停地揉捏着阴囊和睾丸。

妇人一系列消魂的动作，搞的喜春舒爽无比，他挺起腰杆用力将阴茎往翠姑的口腔深处刺去，直顶的妇人满面绯红、香汗淋漓。她用双唇在阴茎包皮上翻动搓弄，用舌尖在龟头马眼上挑动不止，极力迎合着大鸡巴在她嘴里的抽插。喜春爽的又狂叫起来：「唔……哟……骚屄……我要骚屄……快！要你的骚布鞋，要你的浪水……来点浪水……」

「给你……我的亲夫……全给你……」妇人听到男人的叫声，感到口中的阴茎已涨到了极点，自己下身的淫水也在奔涌而出，早把内裤及大腿根浸得湿淋淋一片。她便吐出口中的阴茎，一边应着男人，一边站起身，伸手抬腿地褪下花布内裤和脚上热烘烘的布鞋，她没有忘了将紧贴在阴部湿漉漉粘满淫水的内裤底裆翻开放在打开偏带的布鞋里递给男人，然后一丝不挂地翻身上床，冲着喜春叉开两条肥胖的大腿，将黑糊糊一片的女阴展示在男人面前。

只见那神秘处湿呼呼、粘腻腻，映着灯光的一对大阴唇丰满突起，深深的阴缝中粉嫩的小阴唇裂着嘴引诱着男人。喜春被眼前的女阴挑逗的邪火冲顶，他一手将妇人递过来的布鞋扣在嘴上，深吸猛舔着妇人内裤和布鞋上面那气味浓烈的淫水，另一只手伸到妇人的阴户上，剥开阴唇将两根手指插进阴道里抠挖起来。

翠姑「嗷嗷」地叫着抓住男人的手，使劲地往阴道深处塞：「痒……再深……抠……啊！爽……屁眼……」喜春听着妇人的浪叫，他又叉开两指顶进了翠姑不停挤弄着的肛门。这下四根手指在她的两个肉洞中同时扣挖，可把翠姑这骚婆娘爽的浑身乱颤，摇晃着下身大呼小叫起来……喜春抠挖的手指酸疼，便拔出指头，将那粘满黄黄白白淫汁浪液的手指塞进了仍在张嘴呼叫的妇人口中，然后仰卧着靠在被子上，挺着下身示意妇人起身套入。

翠姑一边淫荡地舔吮着男人指头上那气味怪异的浪水，一边淫眼迷离地起身将腿分跨在男人的大腿两侧，双手伸到下面扒开自己的阴唇，将阴道口对准男人直竖着的阴茎，「噗嗤」一声，肥胖的屁股就坐在了男人的大腿上，那鸡巴也早已全根没入，直顶的翠姑心颤身麻地淫叫道：「啊……大鸡巴顶到子宫了……唔……真美死我的骚屄了……」随即便起伏着下身套动起来。肥大的两只乳房随着身体的起伏在上下甩动，下身和男人性器紧密结合着的阴唇在里外翻飞。

在「扑哧--扑哧--」的抽插声中，股股淫水从妇人那包裹着粗大阴茎的阴唇缝隙中挤出，粘湿了两人的阴毛……喜春任由妇人在不停地套动，他用双手揉捏着翠姑的乳房和紫红的奶头，看着她意醉神迷的样子，嘴里说道：「骚娘们……这几日……让你受用的如何？」「美……爽……」「想不想每日里受用？」「想……小骚屄真想……唔……」「那……」喜春一边说着，一边往下缩着身体，待妇人的屁股刚刚上抬，他便下身猛地一收，等妇人的阴部落下，那刚才还顶在阴道中的龟头却不知去向。

空旷的阴道使她急呼道：「鸡……鸡巴别抽……正插的美……」

「美是美，可你的骚屄那能赶上人家黄花闺女的嫩屄爽？」

翠姑闻听此言，才知男人心有所想，她伸手抓住那湿漉漉硬撅撅的大鸡巴，边往自己的阴道里塞边说道：「你……你不是已钩上了那小淑媛吗？」

「那么容易？那小妞根本不得近身，不知你还有什么高招？」

此时妇人又把那阴茎套进了阴户，她起伏着屁股说：「嗯……我看你去认她做个干闺女……再买些礼物送她……以后就有借口亲近她了……」

「行……还是老骚屄的点子多……」

「那……你如何奖赏我呀……」

「好……今晚我就插你个落花流水！」喜春说着翻身而起，压倒了妇人，扯开她的两条肥腿，将玉茎对准那女阴春洞猛力地尽根刺入：「让你浪个够！」

「啊……哎唷……」月色柔和的夜晚，村长王喜春的家里不时地传出妇人的浪叫……

第二章 送礼物挑逗小淑媛 解欲火插翻吴玉花

书接上文。却说王喜春从老婆那儿又讨得一计，他也报答般卖劲地将那妇人干了个死去活来，直到她淫水狂泻、浑身酥软地瘫在床上，一任两腿之间洪水泛滥，湿透了床褥，再无骚浪之力来迎战男人的抽插。

直到天过晌午，喜春养足了精神，这才翻身而起。他看到床上伸手叉腿昏睡过去的妇人，干笑两声，并不去理会她。只是依昨晚之计收拾一番，便赶往县城为淑媛选购礼物去了。

黄昏时分，喜春又坐在了有发家的饭桌前。酒饭过后，他取出了两块上好的衣料对有发说：「我一世无女，今天想和你结个干亲，认淑媛做个干闺女，这是一点薄礼。」有发见村长要和自己结干亲，那有不依，忙唤过淑媛拜认干爹。

随着淑媛娇滴滴一声「干爹」，喜春早已酥了一半。他趁有发夫妇去灶房之机，拉过淑媛，一边抚摸着她白嫩的小手，一边从怀里取出了一对银手镯：「淑媛呐，这是你干妈送你的，一定要我给你戴上。」他往淑媛的粉臂上套着手镯，那手就在她的身上揉捏起来。淑媛受惊地往后缩着身子，可喜春的一只臂膀已揽在她柔软纤细的腰肢上，并且用力地将她的身体往怀里拢来，使她挣脱不得。淑媛感到干爹雄重的气息扑面而来，可她又不敢喊叫出声，只是羞红着脸挣扎着。

喜春的欲火被怀中不停扭动着、充满少女气息的美妙身躯烧的直冲头顶。他用右臂使劲箍着淑媛的腰肢和臂膀，伸出的左手就按在了隆起在他眼前的那对颤抖起伏的胸乳上，淑媛感到一股触电般的麻木从乳房导入全身。随着乳房上那只手的揉搓，使她惊骇的几乎晕厥过去，可干爹另一只手的侵入，就让淑媛更加心惊胆战：她感到干爹的手已撩起了自己的衣襟，从下摆处伸到她的裤腰上摸索着……突然，她觉得裤腰松了，裤带被干爹解开了，那只可怕而有力的手正在亲切地往下褪她的裤子。

淑媛本能地夹紧双腿，用一只手死命地拽着内裤的松紧带，以免泄露少女的春光……正在淑媛感到危在旦夕，喜春的双手在肆无忌惮地戏春催花之际，从灶房传来了关门声，随之脚步声渐近。有发的进入才解了闺女的一时之急。

喜春的欲火没有得到宣泄，他懊恼自己艳福不济，可下面已撅起的肉棒又使他心有不甘。不过想着再回去肏那翠姑的老骚屄，心中又没了兴致。茫然中，他不觉得走近了村妇女主任吴玉花的家门。他突然想起玉花的男人进山办货才走了几天，嘿嘿，这阵子一门心思全在那小淑媛身上，也没顾得上和这女人厮混，现在何不拿这个骚女人来泄欲，可比干自己的老婆强多了。想到此，他轻推院门，灯光从玉花的卧房射出，照在院中洗凉的衣物上，他走到近前，看到铁丝上凉着雪白的奶罩，窄小的内裤，还有一条花布的月经带……他淫邪地笑笑，凑近了那些还在滴着水、散发着一股香皂味的衣物前，耸着鼻子使劲地吸闻了一番，这才转身去敲玉花的房门。

却说这吴玉花，原是临村一个水性扬花的荡妇。在她二十六 岁那年守了寡，被到处招蜂惹蝶的王喜春看中，两人一拍即合。为了长期厮混通奸，喜春将她和本村跑小卖买的王进财说合在一起成了婚。为掩人耳目，嫁过来不久就让她顶了原来的妇女主任，使他们常常以搞工作为由而频繁相会。这王进财一来丑陋憨厚，能讨上年轻漂亮的吴玉花，自是小心侍侯，不敢造次，明知她和村长有染，也没胆说个不字。二来他要跑生意，时常不在家，这就给女人偷汉淫乐提供了诸多方便。而吴玉花这几年在两个男人的轮番浇灌下，虽已三十有二，却仍滋养的白嫩润泽、丰韵不减。可这几日，丈夫不在，喜春也不来，她便寂寞难耐，不知这漫漫长夜该如何度过。

今晚玉花看到月经干净了，便擦洗了身子，又洗涮了衣物。正在春情翻滚、孤芳自赏时，就听到了那极有节奏的敲门声，这可是老相好的暗号。她顾不上披衣蹬裤便奔出屋来。一看果然是老色鬼王喜春，便娇嗔道：「死鬼，这几天都到哪里骚情去了？想的人家好苦。」「我这不是来了嘛，心肝。」喜春不由分说就亲了上来，两人相拥着进到了里间卧房。

他们进得屋门，玉花就动手去解喜春的衣扣，这王村长也不待慢，毫不客气地就把手从玉花的背心下伸到了她丰满的胸乳上，贪婪地揉捏着那对任男人玩弄而不断发福肥大的奶子。同时他又抬起玉花的一只臂膀，在她腋窝那细绒绒的腋毛处吸吻起来。玉花一边惬意地扭动着身体，一边娇滴滴的问道：「听说你搞了个小妖精？就不上我这儿来了？」

「别提了，那小妞不上钩。再说了，我不来，我下面的家伙可不答应呀，它可要到玉花的桃园洞中过瘾呢。哈哈哈……」玉花忍着瘙痒任由男人在她的腋窝和手臂上又啃又舔，她嘴里应道：「嘻嘻，怪不得来我这儿了，原来它没戳上小骚屄呀。」说着她的手就伸到了男人的下身，在那鼓鼓囊囊的起伏上揉摸着：「其实只要你这家伙有劲头，能常来给我解解谗，俺才不管它去戳谁呢。」「哈哈，看来你们这些骚娘们都喜欢我这个宝贝呐。」喜春狂笑着把那只拨弄玉花奶头的手往下滑动，在她平坦温软的肚腹和凹陷成窝状的肚脐上抚摩抠挖着。一阵抓心挠肝的瘙痒从肚脐传来，玉花再也忍不住了，她「咯咯」地笑着缩到了床上。

喜春趁势压了上去，那手就从玉花的腰肢处塞进了她的裤裆，既而在那片繁茂的毛丛中扫荡着。女人叉着腿对他说：「你可真会来，俺今天身子才干净。」喜春的手指在她湿热的阴户上抠摸着说：「知道，刚进来就闻了你的月经带子，还有股香味呢。」「你真坏，那都洗净了能闻到啥味呀，要稀罕到俺这儿来闻嘛。」说着就抬起屁股冲他摇晃着。

「哈哈……看来你还挺会挑逗我，看我咋收拾你这小骚屄」喜春抽出塞在玉花裤裆里的手，压住她撇开的大腿，埋着头就吸闻在女人只穿着一条小内裤的阴户上。玉花感到男人的舌头先是在内裤底裆上舔着，随即就挑开了裤裆，那舌头便象刷子一般在她阴缝里扫动起来，两片小阴唇还不时的被他嘬在嘴里「吱吱」地吸吮着。玉花畅美地受用着，不一会儿她就觉得男人不但把舌尖伸进了阴道，而且还有两根手指也塞了进去。

玉花一边晃动着下身配合着喜春的动作，一边也急切地弯着身子把手伸进了喜春的裤裆里，当她抓到那根久违了的魔棒时，她的心颤动着，口中急促喘息地叫道：「哟，真硬……好！这是俺的……快……快上来给俺弄弄……」喜春抬起头，手指仍在玉花的阴道里继续掏挖着，嘴里说道：「怎么啦？小球迷，比我还性急？你把球还没掏出来呢，让我怎么给你弄？」他嘴里挑逗着她，手上的折磨却更加厉害，他深入她阴户里的手指极尽挑、勾、磨、挠之能事。听着女人的尖叫，看着从女人阴缝里流出的黏乎乎的液体，喜春感到了奇妙刺激的乐趣……

玉花在「啊……啊……」的淫叫声中从男人的裤口里掏出了那根让她迷恋的魔棒：「好大……好美……快……」喜春看看是时候了，他从女人阴道中抽出手指，褪去玉花白臀上的粉色内裤：「哟……这块遮羞布都湿透了，你的浪水可真多呀……」

「还说呢……都是你抠的来了。」女人娇艳地媚笑了一下，冲他撇开两腿躺在床上，扒开浓密阴毛下那肥突的阴唇，摆好了让男人向她那神秘领地开炮的姿势：「快来呀……」

喜春脱去自己的裤子，端起雄劲的肉棒，望着眼前闪闪地润着淫液的密洞，喘息着压了上去……玉花握着男人的阴茎，将紫涨的龟头在她突跳的阴蒂上研磨了一会，然后把龟头顶在她粉嫩的洞口上：「俺给你对好了……快……给俺往里弄……」她失魂落魄地催促着。

喜春的龟头紧贴着女人的阴蒂，臀部后缩，下胯用力一顶，顷刻之间他那个坚硬、彪悍的阴茎就没入了女人的禁地深处，两只睾丸则重重地击打着身下的女阴入口：啊……我的亲……人，今晚……你的大鸡巴……比往天……更厉害呀！玉花发着骚音鼓励着男人的插入。

喜春的性力更狂妄了，他凶猛地使出阵阵淫功，一边起伏着自己的下身，一边用双手摇晃着女人的屁股，使两人的性器快速而激烈地套动着。「啊……啊……唔……唔……玉花随着被插的节奏淫叫着，两手则搂紧喜春的脖子，扭摆着腰肢，挺动着屁股，极力迎合着男人的进攻。随着屁股的上抬，玉花感到男人的每一次冲刺都捅进了自己的宫颈，她犹觉不足：「大……大力！再往深呀……啊！就是这样……啊！啊……」

「我肏……好一个骚屄……我插！我插死你……」喜春在女人骚浪的肉洞中前冲后突、着着见底，直顶得女人的花心翻滚着淫荡的春潮，吞吐着滚烫的热浪。

他也觉得今天的功力非凡，一定是受小淑媛那丫头的挑逗而又无处发泄，那根憋屈了许久的肉棒此时在玉花的阴户中好不威风。在一番激烈的抽插中，喜春感到抵在女人子宫深处的龟头被一阵阵剧烈的收缩吞噬着，一阵滚烫、一阵酥麻，使他体验到了女体深处给他的极端刺激，在「啊……啊！」的狂叫声中，那股积聚了许久的狂涛巨浪奔涌而出，直扑那块被他攻占蹂躏着的雌性领地……

在大鸡巴的捣进抽出之中，玉花陶醉着极力承受，可随着男人那滚烫精液的狂射，玉花扭动着的胴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她口中的大呼小叫渐渐微弱下去，两只媚眼在睫毛的闪动中翻着白色的眼珠，散乱的发丝粘贴在香汗淋漓的鬓角额头，鼓胀的双乳随着鼻翼的煽动在剧烈地起伏。吞食着男人肉棒的下身更是狼籍一片，子宫深处的蠕动牵动着外阴也在不安地挤弄，在两人的喘息声中，随着男人阴茎的回缩和滑出，一股股淫汁浪液从玉花的阴道深处涌出，把女人那还没有完全闭合、仍在微微抽动着的阴户，定格在一幅极度淫荡的、令人回味无穷的画面当中……